

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理论新变革

文学的“文明中国”视野与纵深感

□周展安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命名为“新时代”,这一命名不仅构成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建设的基本历史条件,也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而作为创造新文明之主体的“中国”将越来越鲜明地成为一个意蕴深远的理论概念,成为我们向远方眺望的基本视野,由这种视野出发的新时代文学,也将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纵深感,并最终在客观上将自身发展成为表现新时代之本质性和整体性的史诗。

“新时代”的文明史意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在长期承受了西方发达国家所惯性依赖的资本扩张、军事扩张而导致的历史重负的情况下谋求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在现时代,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深刻反思了西方现代性的限度。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以广阔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加以透视,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角度进行总结,以把握新时代所包含的创造新文明的努力。黑格尔曾写出属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哲学》,置身于新时代的我们,也应该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历史哲学。

关于“新时代”的文明史意义,可以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实践中加以总结,也可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等理论创造中进行阐释。关于“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

依据这里的表述,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新时代”的文明史意义。第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认识“新时代”,这包含了一种从内部将自身构建为一个文明体的努力。在时间的逻辑上,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是自觉将“过去”、“现在”、“未来”包含在一个连续的系统当中;在价值的逻辑上,则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以更高的理论视野将启蒙、革命等精神资源统合。而能完成这两方面统合的,只能是“文明”这个角度。早期的鲁迅曾以“人国”的崇高目标而期待于未来的新中国,这种“人国”乃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结果,将“今”、“古”、“新”加以统合,在逻辑上正通向以科学社会主义通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光明前景的征途。第二,从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对于人类之贡献的角度来认识“新时代”,是从世界范围内来把握中国发展道路之新颖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发展之路提供新的经验,这不是单一的经济或者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而是整体性的新文明的创造。

“新时代”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当下文学的挑战

“新时代”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以一种文明的完成时态而存在了。新时代对于新文明的创造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这个未有穷期的动态过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即它一方面在本质上表现为纠正乃至超越既有文明进程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现实问

题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矛盾。对后者的宏观概括,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描述。

立足于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来展开文学世界,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置身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将自己的笔投向现实问题的更深处,揭示人心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应该是作家的底线,也是作家良知的根本体现。直面矛盾,直面现实,从文学内部思考同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转化会带来文学题材和美学形态的变化,比如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的消长、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涌现等等,但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国人的灵魂”这些由鲁迅所开辟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仍将是新时代作家须臾不可忘记的创作指南。而且,随着人民智慧的提高、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更普遍更深入的要求的提出,也由于生产力不充分尤其是不平衡的状况的存在,社会矛盾给人的内心刻下的印痕更为深隐也是可能的。这就更要求新时代的作家继续“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新时代”对于当下文学所带来的挑战还表现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触及乃至包含“新时代”所具有的文明史意义这一议题。而当我们意识到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文明的担纲者只能是“中国”这一综合性的主体的时候,则问题又转化为新时代的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理解和阐释“中国”,抑或是如何以“中国”,更准确地说,如何以“文明中国”为基本视野来展开自己的作品世界。

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或者说“文明中国”并没有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自觉的思考课题。就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传统而言,我们思考的多是个人、阶级、性别、地域、民族、城乡。的确,20世纪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在思考和书写个人、阶级等等议题的时候,可以说从来没有忘记过“中国”,或者说他们思考的终点往往都是“中国”。但是,这里的“中国”更多情况下并不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不具有自身文明内涵的理念。当作家们在书写个体的时候,是在内心深处把个体的价值、个体的自由作为书写的出发点的,当作家们在书写阶级的时候,是把受苦的阶级当作一个价值自足的共同体来看待的,同样,当作家们在书写乡土的时候,往往是立足于乡土的价值观而对之产生深深的眷恋。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内在价值,这里的“中国”往往可以被置换成“中国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疆域的中国”、“多民族的中国”、“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国”等等实证性的对象。再换个角度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是在作为一个框架或者说容器的“中国”内部展开的文学,是对这个框架内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书写,而此框架本身却并没有成为作家们自觉描写的对象。“中国”可以表现为个人,可以表现为山川大地,可以表现为辽阔的疆土,也可以表现为悠久的历史,但是,综合来看,对于“中国”的书写呈现为一种发散性的状况,“中国”基本并没有作为一个融贯的理念,更很少作为一个文明体来得到呈现。

以“中国”为视野与文学纵深感的建立

文学写作中,“中国”视野的缺席,根本来说,并不是作家们的责任,而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目睹和体验的是过去、现实、未来的相互辩论,是传统、启蒙、革命的相互否定,是各种主义的频频更迭。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寻找对立面,奔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是在作为一个框架或者说容器的“中国”内部展开的文学,是对这个框架内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书写,而此框架本身却并没有成为作家们自觉描写的对象。“中国”可以表现为个人,可以表现为山川大地,可以表现为辽阔的疆土,也可以表现为悠久的历史,但是,综合来看,对于“中国”的书写呈现为一种发散性的状况,“中国”基本并没有作为一个融贯的理念,更很少作为一个文明体来得到呈现。

一取一是常态。由此,片面的深刻是可能的,但真正融贯性的思考则难得。置身于如此情境中的中国文学也必然难以获得一个整全性的视野。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如上所说,新时代并不是凝固的没有矛盾的状况,但“新时代”的确足够提示我们“新文明”创造的帷幕已经打开,“文明中国”的意义正在凸显出来。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在直面社会矛盾的同时,把握住“新时代”的张力结构,从而对于“新时代”的文明史意义,对于“文明中国”的内在价值产生自觉意识,进而写出具有纵深感的作品,是不能不思考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希望作家写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不是要回避当下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而是要在直面矛盾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去把握所有这些矛盾得以展开的“新时代”的内在本质,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说,是“新时代”所包含的“理”和“势”。而要把握时代内部的“理”和“势”,必然不能只是停留于个人的直觉和经验,不能囿于自己的生活天地。针对着以“知解力”为主要特征从而只能孤立地把握事物的“散文意识”,黑格尔高扬了“诗”尤其是“史诗”这一文类——这也同时是一种思维方式,认为在史诗中有着更具统一性的表现“民族理想”乃至“人类精神”的东西。这与他强调“现实”不是直接给予的东西,而是“实存和过程的统一”,是“事物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的思路相一致,都是强调重要的是在不忽视实存的前提下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一思路也为马克思所继承。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时代的本质,这本是老生常谈,但是,至少就文学而言,要在写作中把握到所谓“本质”是何其艰难的事情。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似乎是不期然而然,然而又是作为“事物展开过程的必然”,中国走到了“新文明”的入口处,实体性的中国亦从而获得了一个将自身理念化为“文明中国”的契机,把握住这一契机,向历史的深处也同时是未来的深处眺望,或许应成为当前作家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作为作家,我们应该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需要。这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应该具有的责任。伟大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精神的感召力,作家需要挺身而出。

一个没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大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虚构自己的梦幻王国,这样的文学的确市场不小,人们在茶余饭后似乎能借此得到心灵的放松。但如果我们的创作都是这样的作品,作家们就会变为商品的生产者,久而久之投合读者需要,甚至是低层次的需要,最终的目的就为了钱。于是就会出现以作品销量作为评判作家实绩的惟一标准,这其实远离了审美评判,让文学失却其应有之功用。

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家,应该永远为时代的前进呐喊,应该深入到时代火热的的生活去体验和观察民众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把握时代的脉搏,用美和善去感召人、启发人,培育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情感。

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更应该得到不断地强化,而用文学的方式将核心价值观形象化、故事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鼓舞人心,涵化公民的素质非常重要。

目前有一些不良的创作倾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文明的发展步伐,好像城市文明能取代一切其他文明。因此就有一些作家提出了创作适合城市文明的作品,那些描写农村的作品就是保守的落后的,不够前卫,不适合时代的步伐。其实作家们需要意识到: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工业文明是并存的,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进程。每一种文化也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世界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潮流。

我们的读者对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欣赏口味和阅读需要,不能强求一致。文学的创作风格和题材也应该丰富多彩,满足不同作家的创作需要和读者需求。不能以发行量多少论成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孰轻孰重还认真权衡。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本身需要有敏感而超前的意识,需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呼应者,他们的文化自觉带来的是更多民众的文化自觉,他们对时代精神的自觉呼应和追求也会影响更多的民众。

二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为人民服务不仅仅表现在日常工作中,更表现在作家的文学创造中。我们的创作是为时代服务的,是为时代的主人公人民群众服务的,懂得他们的冷暖,体验他们的苦痛和欢乐,才能写出贴近人民生活的作品,才称得上为人民服务。

“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他的文艺观时的立场,这其实是为当前的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开出了治病良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作家写出的作品不为群众喜欢或者读者读不懂,有些诗人甚至以被大多数人读不懂而引为先锋。还有的作家作品中充满了丑恶和阴暗的描写,作品的形式大于内容,文学成了纯粹的娱乐产品,这些都拉低了文学的品格,拉低了大众的阅读水平,也变相地拉低了一个民族的素质。

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理应成为我们作家努力和追求的方向。我们要为一个伟大时代代言,需要光明的力量,需要给百姓的精神给予希望和美好。

所以我们的审美实践活动要从过去太过自我的天地中迈出,走向为大众为时代服务的格局,要主动体验和观察生活,为百姓的世界注入作家的关怀和时代的希望。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活为熔炉,在不断的调查和体验中写出这个时代的特色,写出这个时代的伟大品格。

三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作家在认识到我们应该与时代同步,富有时代的进取精神,树立核心价值观,再把这些理念应用到实践中去,为人民服务,用美和善去感染人,激发时代的激情,为中国梦而努力。他还指出了具体的创作方法,那就是不仅仅从生活中发现素材,还要从继承中发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我们的大国形象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展示,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而大量的中国故事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文化力量,是因为作家没有意识到我们国家那些丰富多彩底蕴十足的传统对于世界是一笔财富,对西方人来说则是另一种智慧。中国文化中包含的谦恭礼让、智勇孝悌和各种文明成果已经影响到了他国文化。在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生活以及世界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作家如果放弃了传统文化的表达,放弃了对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现实体验,就等于放弃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播。

基于此,作家应站在强烈的时代精神立场上,为人民讴歌,为时代讴歌,用光明法除黑暗,用正能量感召读者,用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从文学和文艺的视角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没有作家参与的中国梦是不完整的,用笔为中国梦呐喊,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

(上接第1版《“杏花楼”“聚德华天”:用传承、创新驻留舌尖“情思”》)

记者了解,首先,聚德华天始终突出菜品特色,强调工匠精神,倡导精益求精,旗下峨嵋酒家制定了39个贯标菜品的质量标准,鸿宴楼朱长安大师精品芜爆散丹限量卖,烤肉宛及烤肉季技艺传承人现切现烤服务等,让品牌意识成为从业自觉。第二,设立创新菜品基金,成立了由各企业厨师长共同参与的汉民、清真和护国寺小吃菜品研发小组,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研究和推出创新菜品,使顾客常吃常新。同时,积极参加各类烹饪服务大赛活动,在技术角逐、交流中提高水平,并推出了市场欢迎的创新菜品。

更可贵的是,为使老字号技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聚德华天组织实施了“人才兴企、素质强企”战略,通过学习培训、开展拜师收徒活动等,让人才源源不绝。近两年,公司共组织17场拜师收徒活动,36名技艺传承人收下了118名徒弟,经过签订《师徒合同》等相关程序,正式明确了师徒关系、传承脉络和各自的权利、义务,并立档永久保存。

一南一北,两家传统老字号,以代代传承和不断创新,让舌尖“情思”长驻。

(上接第1版《“采芝斋”“稻香村”:以原味寄托乡思、绵延情韵》)

记者了解,采芝斋今年还首次举办“苏式年货节”,引进现代营销模式,推出苏式糖果、糕点、炒货、蜜饯等300余个品种的特色年货及“花开富贵”“全家福”等畅销礼盒,并设立100万元推广专项基金,销量约比平时增长10倍以上。

如苏万物灵芝,溶百年珍珠。”苏州采芝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储敏慧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希望通过采芝斋的小吃,形成一种民族文化记忆。”始建于1895年的北京稻香村,是京城生产经营南味食品的第一家,深受北京人及各地游客喜爱。多年来,北京稻香村人致力于绵延传统记忆、留住原有风味。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程文花介绍,北京稻香村现已成功恢复“京八件”“状元饼”“巧果”“重阳花糕”“五毒饼”等多种一度消失的传统食品,同时将传统食品文化融会贯通到生产、销售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注重“四时”“五味搭配”等,北京稻香村还推出了“立春咬春卷”“立夏陈皮

饼”“立秋时子”“大寒消寒糕”等与24个节气对应的产品。

58岁的刘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稻香村的点心是他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

“七八十年代那可是奢侈品,虽然只有两块多钱一盒,但那时收入低,平时很难吃到;现在还是那个味,但产品可是丰富了不少。”刘国栋说。

如今,在前门大街、后海、西单、北京站、北京西站,甚至首都机场T3航站楼等地标场所,抬眼可见北京稻香村专营店。

记者在稻香村西单店看到,顾客人头攒动,以外地游客居多。

“这是北京有名的特产,买回去给大家尝尝。”手里拎着两大盒京八件的哈尔滨游客张女士说。

程文花介绍,“京八件”源于宫廷御膳房,是八种形状、口味不同的糕点,是极富北京特色的年节食品。同时,“八件”也是取吉利数字,博新年彩头,“京八件”的彩头不仅仅在数字上,还有福字饼、禄字饼、寿字饼、喜字饼等各种与年节相关的吉言美语,因此,“京八件”成功恢复上市后,特受顾客青睐。

(上接第1版《“老凤祥”“东阿阿胶”:以“工匠精神”和传承创新擦亮老字号》)

如今的老凤祥在境外已有13家门店,正筹办纽约的第二家专卖店,在纽约这个世界时尚之都,这个有着170年历史的招牌与卡地亚、蒂芙尼等世界著名珠宝品牌相行并立。

张心一表示,希望能招收更多年轻人,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细工手把子传承下去,“老凤祥不仅仅要坚守、传承,更要创新、光大,让手工技艺不断提升‘含金量’”。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让“东阿阿胶”老字号熠熠生辉。

隔着东阿阿胶的胶袋,打开手机灯光,光线透过的地方红润通透……为了让每一块阿胶都能达到古籍记载的“黑如黼漆、光透如琥珀”的外观标准,张守元和同事们花了近3年时间。

张守元是东阿阿胶的质量工程师。他说:“阿胶传承了近3000年,东阿阿胶已成为我国中药的一张名片,不能让这块招牌砸在自己的手里。”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说,不因利益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是东阿阿胶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基本遵循。“阿胶因出自东阿而得名。

道地的阿胶,要使用东阿水、纯正驴皮和东阿阿胶的传承人制作技艺。”

前些年,由于驴皮资源紧缺,国内一些原料供应商使用廉价的马皮、骡皮、牛皮假冒驴皮。为避免假驴皮进入生产线,东阿阿胶在国际上率先建立驴皮DNA鉴别标准,引入现代科技确保原料正宗。同时,在山东聊城和蒙东辽西实施“百万头”养驴基地建设计划,在全国建立20个毛驴药材标准养殖示范基地,从源头确保原料的质量。

“法古不能泥古,传承的同时进行创新,老字号的品牌才能越擦越亮。”秦玉峰表示,创新是最好的传承。

从1975年第一台化皮机在东阿阿胶问世,使阿胶行业迈入工业化时代,到如今的毛驴良种繁育、智能化生产,东阿阿胶在科技创新上从未止步。一块小小的东阿阿胶,拥有345项专利技术,37项已纳入国家标准。

精益求精也为东阿阿胶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我们将秉持‘寿人济世’的使命,以创新推动传承,从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阿胶再传3000年。”秦玉峰自信地说。

作家的时代精神自觉与审美实践革新

□马知遥